

序

宇宙無所有。所有者惟時間。或曰。時間亦無有也。以云現在在字出現字已逝矣。或曰。宇宙之億萬千年皆現在也。一人一世祇居此現在之一點。自物觀之。則盈虛消長。無處無時間。現在之可言。自宇宙觀之。則正如地球寒暖各居一部。初無所謂東西南北往還迴折之異也。吾深贊後者之言。而爲之進一解。曰。善乎蘇長公之言。曰。逝者如斯。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自其變者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夫人生數十歲。上下五千年。自其不變者觀之。五千年固仍爲此宇宙也。而三代與秦漢殊。時六朝與三唐異。俗政治則或霸或王。學說則百家代襲。吾人自五千年而後視之。則見其紛然錯雜。是非邪正與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秩然羅列。萬有不同。孰爲爲之。吾以爲莫不由於自人生時間之變者。而觀宇宙時間之不變者而已。尊王則於古爲是。於今爲非。平權則於古爲非。於今爲是。是非之辨能無所謂時間造成者乎。吾之所以爲此言者。願世人知是非之辨。爲時間所造成。而不必深求其是。深去其非也。更不必是人之所是。而非人之所非也。亦不必聞人是則喜。聞人非則憂也。不然者。事求其眞道。必求其正。居今之世。自苦而已。與其漫曰天下無眞是非。何若逕謂天下本無是非之爲簡勁哉。不然者。時勢

日非百業無是。即以吾道而言。正義未申於人。大功未成於世。愛護之者。宜如何精求深討。以發其微。而竟不然。我方愧磚。而人咸擲瓦。以言夫學道未明也。理未精也。術未行也。法未功也。不徒不知盡情專攻。以求其通也。而反病理未清。責斯術於病者爲欺蒙。病癖不同。責斯術於矯癖爲無能。夫鹿如爲馬。馬無名矣。鴨可爲鷄。鷄無聲矣。世有一物。即有一名。世有一名。即有不同。若漫識之而不求其中。安能力行之而能抵其空哉。

吾未眞今世之頑民也。實事求其是。百名叩其眞。不酣嬉於有米可飽之安。不息遊於有布可暖之天。而必曰。病與癖不同道也。治與矯不同方也。乃強余辯。乃迫余言。溽暑爍人而枯坐斗室中。迅筆疾馳。發根茂葉。成矯癖學一卷。吾讀之。覺其勾深汲淺。言人之所不能言。述法立方。有人之所不能有。吾本愚計。致斯學於至境。吾未之愚。亦若自忘其居世之暫。而徒爲宇宙增是非者。然其言自暫者。觀之又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天下認眞於此者。眞無過於吾兩人。因自笑曰。非吾未浼我。卽我浼吾未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第一辛酉年中秋前三日

馬化影序於海上之行空樓

例言

催眠術爲萬能之術。而操是術者。無萬能之功。非術之咎。操術者無應用之道。也不隅。何方不渾。何圓用以治病者。必通醫學。用以矯癖者。又烏可不通矯癖之學哉。然醫學雖無精審之書。而西爪東鱗。尚足參考。若夫矯癖之法。世尠專攻之人。縱有立言。亦雜病癖而同論。求一理完法備之作。頗難參攷之求。著者竊有憾焉。爰就吾國人之所習染者。著成是書。定名爲催眠矯癖學。別類分門。就癖言癖。非敢謂備。聊爲矯癖者之前趨耳。

本書兼用提綱分述二法。先總論癖之定義。癖之由來。癖之魔力。癖之危害。俾閱者得曉然於癖之性質。提綱絜領。諸癖以賅。復搜求習見諸癖。癖述源流。俾閱者得知夫癖之實况。窮源溯本。纏纏歸綱。中列矯癖之原理。爲全書之樞紐。俾閱者得悉乎矯癖關鍵。自作矯法。非敢謂當。聊供矯癖者之參證耳。

綱論目論。各有相須。減筆省文。以從互照。閱者宜全卷注意。庶著者苦心得蒙不遺。

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臨淵羨魚。何如退而結綱。治標治本。殆已擇言。矯癖者。明乎致癖之原。矯癖之理。自能隨機置法。以絕根株。初不必強立成方。遺人。

拘滯故本書之作。於闡發原理三致意焉。無如言語之如何。發觀念之如何。易痕迹之如何去。安全之如何求。癖之矯除。有可使癖者知者。有不可使癖者知者。方式所在。未必人盡能明。是以每癖之後。咸列矯正之暗示要者詳之。輕者畧之。非敢拘滯閱者。不過爲已達之人進參考。爲未達之人作指南。舉一反三。則文中畧者。亦可以意詳之矣。癖有萬狀。法無萬備。推脫活用。相機而施。一辦心香。是所爇禱於賢哲也。

矯癖方法。因人而施。隨勢而異。矯除一癖。必求萬全。是以誘至深眠。先宜加以試驗之暗示。試驗其顯在意識。是否完全消滅。若未消滅。須再誘導之。如實難深進者。宜以殘續暗示令之。再來受術。矯癖之暗示。不可輕發。發亦無功。勿求速效。速不能效也。癖既矯除。尤須與以忘去術。中景況之暗示。免致醒覺之後。有復作之疑。而矯除有防體質等癖。如鴉片。酗酒。手淫者。更須與以健全之暗示。康健其身體。篇中雖間有道之者。以省筆故。未能普及。術者於此須注意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莫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矯癖之暗示。與其以禁戒。莫如以慰忘。與其謂『從今以後。不可謊語』。莫如謂『君最惡謊語之人。故君絕不會謊語。未曾謊語。中心不安。今而後君更不知謊語爲何事矣』。委曲宛轉。使其心中自然悅易而忘去之。較之禁戒。似穩妥焉。

人各有偏。故人皆有癖。爲人矯癖。是完人也。自矯其癖。是完己也。完己爲重。完人爲次。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本書詳言癖之危害。甚望閱者自行覺悟。縱無達於催眠。亦可以自行克制。苟能如孔仲尼之可以無大過矣。是著者之所厚望也。

癖狀多矣。豈能盡於偏冊中。觸類旁通。鑒人戒已。是所望於有志者。

本書之著。倉卒成篇。切磋考覈。僅得化影之參訂。未盡之義。所在殊多。海內博雅。倘有補余闕而不吝賜教者。書再版時。定附錄之。

本書旣求適合於普通。故字裏行間。未免坦俗。高人賢士。幸勿以辭廢義。而致譏之。是切望也。

催眠矯癖學目錄

原理編

- 第一章 總論
- 第二章 癖之定義
- 第三章 癖之由來
- 第四章 癖之魔力
- 第五章 癖之危害

矯癖編

- 第六章 教育矯癖之無力
- 第七章 宗教矯癖之不及
- 第八章 克己矯癖之維艱
- 第九章 藥石矯癖之無功
- 第十章 催眠矯癖之所以

應用編

- 第十一章 概論

第十二章 歧性類

一傲慢 二嫉妒 三疑心 四剛愎 五輕狂 六易怒 七悲觀 八健忘
九好潔 十狹性

第十二章 愚昧類

一吝嗇 二愛小 三猶豫 四失儀 五怠惰 六迷信 七癡情 八恐怖
九忸怩 十憂鬱

第十四章 言行類

一竊物 二謊語 三吃音 四遲答 五誘人 六狂言 七狂歌 八冷笑
九搖膝 十嗅物 十一面赤 十二暈船 十三玩弄人物 十四竊聽私語
十五發人隱密 十六肆意漫罵 十七拍肩致言 十八喜聽耳語 十九語
挾諷刺 二十任意仰臥 二十一不喜交際 二十二殘刻之心

第十五章 縱慾類

一重色 二嗜賭 三喜嫖 四手淫 五妄貪 六妄想 七奢華 八比較

第十六章 食慾類

一不節口腹 二飲酒無量 三吸食鴉片 四嗜食異物 五嗜食香料 六
會食無序

第十七章

睡眠類

一不眠

二好睡

三多夢

四夢囉

五鼾睡

六擇席

第十八章

結論

催眠矯癖學上編

大精神醫學士 高吾未著

原理編

第一章 總論

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董仲舒，韓退之，又從而別之，爲異途三等之辨。意在融會孟荀。交從其是。余以爲孔子爲兒時嬉戲陳俎豆不善不能染。張獻忠爲兒時嬉戲好殺戮。至善不能教。以孔子言之。未嘗不可謂人性本善。以獻忠言之。又未嘗不可謂人性本惡。若夫孟母斷機。子輿氏卒成亞聖。寇母厲訓宿萊公終爲大賢。雖瀕於惡。而有感斯遷。亦未嘗不可謂人性在善惡之間。即韓子所謂可以善。可以不善者也。究之。生而善者。未嘗不可習於惡。生而惡者。亦未嘗不可習於善。孟子謂桀紂爲獨夫。荀子以堯舜爲自強。由是觀之。善固可以爲惡。惡亦可以爲善。善惡非天定。亦無非天定。秉賦不可移。又無不可移。孟與荀皆有所偏。董與韓又漫無所必。推其所以似於性字之根蒂。未能掘而出之也。

自來談理學者。性與命未能析也。迫而極之。惟以理實自子思有天命謂性之道。後之言性命者。乃以爲性由天賦。必不可移。人力勝天。殆無是事。泥求拘解。性之本原益深而不不出矣。循是以行階級。乃判不肖者從流下而忘返。自好者每以爲得太獨厚。嗟乎。誤矣。

性從心，從生。先吾形而有者，先天之性，心所生也。後吾形而有者，後天之性，亦心所生也。先天之性，莫知其原，乃謂爲天之所賦。使從孟子性善之言，天既賦人以善性，而又驅人於惡途，使從荀子性惡之言，天既賦人以惡性，而又納人於善道，左之右之，相背以求，彼蒼者天，何好戲哉！自種原之論出，乃予吾人以深求性原之途徑。於以知先天後天，俱由心造。孟子倡性善之說，蓋欲人保善無失也。荀子立性惡之言，蓋欲人盡力自強也。關心世道，知人民之平治，厥須忠恕，明言立教。孔夫子既無功於春秋，舌敝唇枯，孟輿荀復何益於六國？竭人之所不知，爲之暗示，正如佛老之重地獄，基督之重天堂，一二二一，其用心亦良苦矣。

吾所謂先天之性，心所生者，其心即父母之心也。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子肖其父，所在殊多。父母之間氣所鍾於子爲賢，不肖之判然，所謂間氣者，非父母平生之本氣也。是以父母雖善，而生不肖之兒；父母雖頑，而生跨竈之子。一時所激善者，不免生惡心；一時所迫惡者，不免來善念。秉一時之念，以種子間氣所鍾，其力磅礴於已，則無關輕重。於子則賦以爲性矣。以瞽瞍而生帝舜，以文王而生管蔡，假謂天賦，則天之報人，真不允哉？嗟乎！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也。一時心之所動，佳兒逆子，性於以分。古人知重胎教，而不知重所交。吾願今人於胎教之道，再進一步思之，則先天之性，善惡判矣。

吾所謂後天之性，亦心所生者，其心即自己之心也。蓋人生而靜，善惡惟同，既接於物，其靜遂遷，而動靜之機存乎。一念善惡之著，根於一心，心之爲物，其輕如絮，其色如潔，其行

如水其動如風其堅如剛其止如鑄以其控萬事制萬有隨機而變隨勢而更者言之心固一活潑易動之物也以其輕如絮也故稍感之卽動矣以其色如潔也故稍污之卽染矣以如鑄故習慣如自然善惡本對立之途判在人之所習苟習於善夫復何言不幸而染於惡人已交蒙其害拔而挽之此嚴刑峻法之所以設教育神道之所以興也嗟乎一念之誤習與性成罪在本身性鍾子女人之立心可不善哉

善何謂乎心之所偏而已惡何謂乎亦心之所偏而已心之所偏鬼神不能移仁義不能變嚴刑不能動峻法不能勝滄海桑田秉性不易然人皆善矣吾何之乎吾其終於不善乎不善固不足憂不過不知之惡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今皆加諸人矣已所不欲者亦施於人矣假令識我者皆如我我不堪矣假令世人皆如我天下亂矣大蠹雖有悔心不肖無能自治法律教育皆不足以爲繩墨吾何之乎吾何之乎吾知抱欲脫其惡而不能者無不欲於法律教育而外希一易爲之良法也作矯癖法

第二章 癖之定義

癖從广從辟廣尼額切音訥疾也辟披益切同僻偏邪也就其表而言於人爲病就其內而言於心爲偏準是以論則心之偏邪癖之原也癖之所成中所造也不然何造字之初广於外而辟於內乎然此不過就其字而定其義若卽人事而辨其源益足徵古人造字之

意寄託遙深矣。

或曰。癖既爲人之病。人胡不覺其苦。蓋病之於人。無不苦者。疾在首則苦於頭。疾在身則苦於體。頭痛爲癖乎。身弱爲癖乎。腹心之疾。皆不得謂之癖。是癖之爲病。必有異乎病之爲病者。然則癖之爲狀。究何似哉。茲述如下。

夫人徒知病之爲病。而不知癖之爲大病。人徒知病之爲害。而不知癖之爲害。有深於病者。不過病之爲害。有形者也。癖之爲害。無迹者也。以其有形。故大愚皆知求治。以其無迹。故大智皆不及防。實則病之害人。止於其體。癖之爲害。深入其心。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陷於癖。卽心之死也。心旣死矣。其人尙堪問哉。

總之所謂癖者。個人特殊之偏嗜也。故癖非人所盡有。而無人不有。癖非人所盡同。而無人不同。心之所偏。其身從之。偏於善。夫何言。偏於不善。輕則致憎。於人不利。於己重。則有傷道德。因喪身家。古以帝王之尊。而致亡國喪身之禍者。無爲病也。無非癖也。

嗟乎。人心一僻。積小惡可以爲大凶。星火燎原。其勢甚巨。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小惡即致命之原。嗟乎。嗟乎。癖之爲害。豈止於病乎。

第二章 癖之由來

欲矯癖。須先知癖之所由來。不然。無的放矢。射不中命。所謂除惡務盡。有不能也。而癖之由來。前二章中已隱然道之矣。略而不顯。義未能窮。茲就淺見所及。分數類而詳於下。讀

者深曉然於癥之根蒂。而後不難斬除之矣。

癥之由來

先天

遺傳性

胎感性

後天

心理

模仿心

生

理

快感心

傳

染

准上以言。癥之來源。不外六因。而六因所系。厥爲二脈。然先天之癥。不自發也。感合後天。其力乃現。後天之癥。以心理爲主。生理雖亦造其因要必。心。理。深。受。之。而。後。癥。之。實。形。乃。現。是以吾人一心。即先天後天。百癥發生之原也。然皎然之心。豈初即甘爲百癥之藪乎。是不得不。再就其類。而引言之。

自來心理學家。分心理作用爲三部。曰感情。曰智識。曰意志。感情者。感於喜怒哀樂而。

動者也。智識者思判事物爲一切有意識觀念之動原也。意志者心之所之竭力精進爲成就感情或智識之後盾而使之實現於外部之活動者也就心之本體而言渾然爲一就心之作用而言離然若三譬如三角之板論其尖則三也而三者之體又莫能離以其爲三故各有自由之運動以其本一故各有互相之維輔是故意志一動感情與智識皆隨之感情一動意志與智識皆附之智識雖司判別固能爲感情意志之指南要其發動之力未深故亦有時不能制止於感情意志者蓋心之主力只一也非三也三部之動一力之動也賢不肖之判惟在其智識力發達如何而已是故文明國民之曾受高等教育者其動於惡也每能懸崖勒馬止於一時以其智識判斷之能力養成有素一發動之則足以矯既失而防未然使感情與意志之力皆聽命其下然亦有大不道而造成於極高尙之人者蓋智識雖發達而猶有勝於智識之力者也總之精神之運動一心理之運動而已感於外而動乎內吾故曰心者固一活潑易動之物也惟心之活動爲其本能無足異者不過所動者善則人安之所動者惡則人侮之故動於善夫何言動於不善大者惡小者癖習而成性不得不設法以矯正之况心之動像中又有所謂易於惡而難於善者乎

何以謂心之動有易於惡而難於善者哉蓋心之活動有意識與無意識之二種有意識而主觀之活動則推理判斷反省克慾澈悟向善等觀念隨之無意識而客觀的活動則模仿美感習慣傳染等屬之習慣與傳染其來雖起於生理之感覺要亦智識界不加制止

遂使此習慣與傳染深入於潛在精神之中。例如左手持箸固失會餐之儀。而由生理習慣不能矯正者放而不顧。故謂生理之癖亦心理所養成者焉。又况生理所受之傳染心理不特不制止且反從而快感之模仿之若先天之性本卽有此偏嗜者今既會合豈能禁其暴發哉。蓋心本皎潔而一動於無意識者則癖之造端現矣。

雖然有意識之心之活動亦有足爲癖之造端者。蓋吾人之五官百體俱有感覺。感於體而達於心。心有美感性者也。因其既快於己。故不特不加制止且從而求盡焉。例如手淫。淫之癖初不過一時身體之誤觸也。觸於體而快於心。因之沿以爲例焉。癖者心與行之所偏嗜也。嗜此既深。雖明知癆瘍當前。亦逕至悍然不顧。是由無意識之動作而成爲有意識。惡癖矣。又如審美之心人之所共具者也。知夫美惡故能模仿見人之侃侃談理也。遂之漸至於放言高論矣。見人之勤勤節用也。遂模仿之漸至於吝嗇慳鄙矣。初之模仿而行者有意識之向善也。縱而無止。遂成無意識之癖矣。故模仿雖非惡心而癖則時成於模仿。美感雖非惡心而癖則時成於美感無模仿心不足以爲善無美感心不知何者爲善無意中庸之道。聖且難能人欲無癖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心則心之一動偏者癖也。過者癖也。嗟乎令中

後天致癖之原。大致已如上述。先天致癖之道。尙未明言。茲述如下。

夫癖之來自先天者。不過二因。即所謂遺傳性與胎感性是也。而吾所謂遺傳者。非一般廣義之遺傳。如祖孫數代。甚至一族之人所共有者也。乃父母當交接之際。其一時之氣。之所鍾耳。一時之氣平和。生子則爲哲嗣。一時別有所注。生子則爲特性聰明痴拙。亦由是分。故人之於不善。有較常人所獨近者。是即秉於父母之所賦。與者爲多也。是以爲父母者。平日具有特癖。其所生之子。亦往往有之。是即爲遺傳性之考徵。胎感性者。人當胎於母時。本與母體爲一體。母體安否。休戚相關。使母之嗜好。稍有所偏。爲子者。亦足感而至之。與身俱來。不過胎感性。雖亦屬於先天。究不及遺傳性之力大也。先天之癖。非必人所共有。即有之者。亦未嘗自發。試使生子而知其有先天之特癖。置而長之窮山中。恐雖至頌白。其癖必不能作。蓋父母之癖。人事之癖也。去人事而遠之。無緣可發。惟本有先天之特癖。而又與惡社會日相周旋。石火電光。有感斯作。吾故曰。先天之癖。亦待後天之癖來會。乃能實現。於行動也。不過同癖。一癖而同陷。一時人皆已更此。猶遇往則此人。於此癖必有天賦。或胎染感之特近矣。

嗟乎。先天之癖。待機而後發。後天之癖。遇機而始作。儻倪之子。原無惡心。環境所逼。機步。勢所迫。竟有不能不。舍其善而之不善者。易曰。『知機其神乎。』善緣厲階爲人者。雖宜步步謹慎。勿待其機之來。防不及防也。

第四章 癖之魔力

吾標此題。吾知見之者必有以爲癖於吾人。不過一偏嗜耳。嗜吾自嗜。不欲嗜吾可自却之。謂其必具如何之魔力。將勿張大其言。駭人觀聽乎。假有持此議者。吾知其人必尙未明乎癖之所以爲癖也。癖不中於吾身。則已。苟中吾身。尙不必論。自己之力未必能克勝於癖。即使存心。固立志。堅以克敵之力。以自克。而癖之爲癖。依舊不能去。也能如意以去者。千百人無一二焉。彼吸食鴉片之人。除少數愚昧而安者。不計外。餘皆知其傷財害身。廢時失事。爭欲去而戒之矣。能挺然中止。永不吸食者。千萬人中有幾人哉。吾徒見夫今日服藥。明日吞丹。戒未終旬。吸食依舊。或旋戒。旋食。欺人自欺者也。嫖與賭。人皆知其爲傾家蕩產之原。身敗名裂之本。而中其害者。不特不知自戒。卽知自戒。亦不欲自戒。卽欲自戒。而亦不能自戒。癖已深矣。親朋之勸者。親朋疏極。盡忠言者。反受辱。父母之教不顧。國家之律不遵。個人之身家名譽。道德廉恥。舉不惜而敝屣之。如此類者。徧天下也。夫煙酒嫖賭。自古羞之。昭在人所謂四大惡也。昭昭者。且不能勝。况有明爲惡癖。自己不覺。人已不堪。己猶繼之者乎。故謂癖之於人。無特殊之魔力。而可以自戒者。是能坐言不能起行者也。

然則癖之於人。陷害若此。究其傾人之力。何以能大若斯乎。欲明乎此。不可不知以下之八條件。

一 癖爲起於顯在精神。有意識。或無意識。之活動者。